

# 卷一百三十八



東洋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八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日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刑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逸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常也今後若有盜爲同侶所執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潛此語折之

以上遇盜之機中○衍義一百三十七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八

嚴武備

遇盜之機下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響應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

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旰嘯聚數千輩逐都巡

檢校略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與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蓋蜀民勇悍又徇於僭僞之乂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臣按蘇洵嘗擬爲張方平之言謂民無常性惟

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芥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賴之身而棄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洵之言雖若假設然亦實有此理也蓋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惡惡之心人人有之誰肯其於爲非爲惡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習知其然故亦自棄其身於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嗚呼爲人上者寄斯民於守牧烏可專委柱後惠文冠戔戔武弁者哉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真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識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母訣也掌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且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

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  
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  
聞以文彥博爲河北軍尉使平之

臣按盜賊之竊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

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  
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  
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  
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民  
人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

聖祖制法之初其爲慮一何遠也然欲禁絕其源

當自

京師首善地始宜 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

凡 京城內外有假鬼神降神書符以救病執  
事爲名者即令街坊火甲具名報官究治驅遣  
之其當禁治而不禁治與容而爲之者治以重  
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異書者皆許赴  
官受直三月之後不首者他人首發重罪之是  
亦

治朝遏亂之一術也

歐陽修言近日常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

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臣按除盜之法最不可緩緩則賊勢日大徒侶日多往往貽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其首務也得一良吏如龔遂之治渤海虞詡之治朝歌盜不難除矣

當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卽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仕途無路心常快快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

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胷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輒有竊議自負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旣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間實多縱無成謀亦能貽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

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者  
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  
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遠其體而鯢鯢爲之制願採  
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  
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  
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  
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  
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楊雄有言御  
失其道則天下徂詐歲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  
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  
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  
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切嘗  
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  
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  
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  
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  
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  
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

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戶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蹄齒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比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



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惟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惟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

臣按富蘇二臣所見略同蓋盜賊竊發古今代

有彼其紛紛攘攘之徒爲人所刼制者心無定志爲利而動旣可以誘脇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粗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詭秘機略變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平時有以收拾之使其有所顧藉而不肯爲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則彼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彼出外境則爲夷狄効力其爲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

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顛顛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

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大江以北人才樸魯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

所幕官或補任或添注或於武職中試職其中才能出衆者果有顯效則不次用之以爲將帥以爲方面異日爲國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賴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今來累有群賊白日入城開軍資  
甲仗等庫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  
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劫殺殊無畏憚官司勢  
不能制禦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此後更有大盜  
殺官吏據州城盡取官私財物召募徒衆必且將至  
千萬人以與朝廷相抗賊徒大劫財物散施無涯則  
貧民樂隨矣恣行劫殺使人震恐則小大脇從矣朝  
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隨而脇  
從也若諸處觀望姦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  
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爲

寒心

趙瞻言于英宗曰伏見群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  
爲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  
亦不過備游檄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  
常苟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  
不測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  
數十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  
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  
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

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即吾  
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  
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盜之起必劫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  
自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於其極四海  
塗炭宗社丘墟皆起於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  
家者思患而豫防之豈容緩哉昔羣盜剽劫淮  
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  
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徑去不  
爲盜事聞富田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

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  
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  
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  
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  
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  
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  
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  
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爲之閑校使  
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爲閑  
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

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 臣謂州郡之  
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雖然  
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但州郡之罪哉而  
朝廷之上廟堂之尊亦當分其責焉 臣請自今  
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  
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  
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賃工以次第爲之  
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甲量爲  
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  
者亦量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  
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無城池處如此  
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  
備之具異時爲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  
辭矣是雖一州一縣之事積而累之天下之大  
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爲

國家遠慮者所宜深致意焉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漕輸河北  
併竭則壘耻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  
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山川

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係也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糧木砲石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千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其人以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此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此時爲陪輔其在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

百里則爲

帝鄉興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於京  
輔屯兵條下請於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  
統領江淮上班官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  
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而

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三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塌村托

左道以惑衆縣境封帶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  
作局屢酷取之臘然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  
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  
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  
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  
必斷齣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  
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  
匿不以聞於是克焯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帝得  
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  
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又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  
卽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臣按盜賊之起非假衆力不能以獨爲也然人  
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  
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  
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  
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於死之中將以泄其不  
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臘之反見官吏  
卽殺之備極慘毒蓋平日受其害欲報復之無  
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已私以害民而受其  
慘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衆例心實有  
所不忍不得已而這一時之責以爲之者其罪  
亦當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勢不同而理同嗚  
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  
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  
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  
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  
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  
功



臣按自古盜賊爲民害者莫如鹽徒蓋厚利所  
在人之所趨不顧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  
致人死命彼盡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  
以禦之此所以我衆雖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  
事關係甚大夫國家之於鹽課蓋衆利之中一  
利耳其利之有無皆不係於國之重輕其害之  
有無而國之治亂安危實繫焉是故遠而有唐  
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  
大於張士誠巢與士誠皆鹽徒也爲國家遠慮  
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母蹈昔人之覆轍而後  
之至於無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  
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泰不  
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  
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  
漕運萬戶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  
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  
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  
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

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拆其萌國家無事之時

齊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致於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原塞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欒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

兵以紅巾爲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  
臯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臣按承平之時國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  
消耗軍伍空缺稍欲編民爲兵恐其嗟怨或生  
他變不獨本兵者不敢主此議而建議者亦不  
敢啓此言夫何盜賊一起旬月之間卽成千萬  
是何公爲之甚難而私爲之乃易易如此哉必  
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

以上遏盜之機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  
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

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  
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  
之孰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  
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  
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  
亡海內無復足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  
使蒙恬北築長城劫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  
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  
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

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  
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  
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  
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  
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  
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  
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  
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  
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

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  
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  
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  
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  
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  
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  
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  
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  
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  
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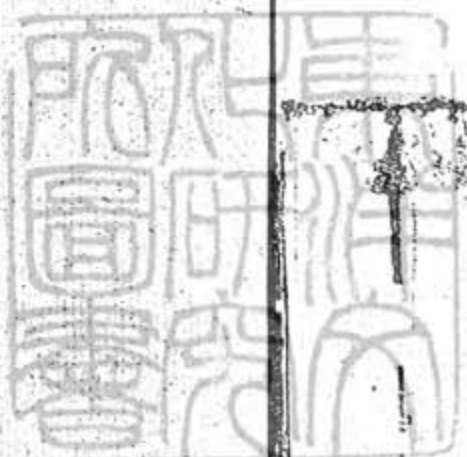
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  
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  
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  
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  
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  
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  
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  
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  
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  
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

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  
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  
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  
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  
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  
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  
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  
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  
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有以安反側

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有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其論三篇後篇即蘇軾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國家爲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與賑濟自無盜賊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時即速與剪除不容少緩若其氣勢既成必須委曲計慮不可有輕之之心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爲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迨其後也

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則蓋盜賊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動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衛所之官軍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輒與之刻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旣而至期皆不應焉則衆見彼言之無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解體而散矣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驗於臣之所見尤信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八



所  
圖  
書

